

鄧爾雅

錦田和屏山的一些宗祠內，會懸掛一塊功名牌匾，上寫「同治十年辛未科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臣鄧蓉鏡恭迎」。鄧蓉鏡為鄧漢猷之廿八世孫，元英祖之後人，同治甲子（1864年）舉人，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進



士，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，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、文淵閣校理、國史館提調等官。後為江西督糧道、署理江西按察使，有“鄧青天”之美譽。三次誥授資政大夫，加二品銜花翎。1893年回鄉，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（即院長）。

其子鄧爾雅（1884—1954）名溥，又名萬歲。早年參加南社，精研小學篆刻。篆書學鄧石如，圓潤而挺拔，成就極高。為廣東近世書法大家。大埔頭敬羅家塾的匾額即為他所書。

鄧爾雅是東莞鄧雲霄十一世孫。鄧雲霄是明萬曆戊戌（1598年）進士，字玄度，號虛舟，漢猷公19傳，竹園鄧元英房。以諫恒出湖廣左右參藩，為官行法嚴毅，為文淵浩宏碩，尤工詩律，著作等身，《紫雲樓詩稿》、《漱玉齋文集》、《詞曲竹林小記》、《筆記冷邸小言》等列入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。鄧雲霄、鄧逢京父子二人，在晚明之際，便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、黃貞都以篆刻齊名。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，他的印沉厚朴茂，饒有可人風致。在馬國權所編的《廣東印人傳》中，廣東最早的篆刻家中就有鄧逢京之大名。據史料記載，鄧氏子孫數代，皆能治印，家風不失。

鄧爾雅的父親鄧蓉鏡，同治甲子（1864年）舉人，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進士，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，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、文淵閣校理、國史館提調等官。後為江西督糧道、署理江西按察使，有“鄧青天”之美譽。三次誥授資政大夫，加二品銜花翎。1893年回鄉，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（即院長）。鄧蓉鏡亦精通篆刻，與篆刻大家黃士陵（牧甫）過從甚密，今尚有黃士陵1892年為他所刻“蓮裳翰墨”和後來在廣雅書院時為鄧氏所刻的“花之君子”二印。

生長在書香世家的鄧爾雅，受家風薰陶，耳濡目染，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。當家庭教師為年長6歲的哥哥講授《文字蒙求》、《說文部首》等書時，他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了個“旁聽生”，因此自小便略知六書體例；父親在家裏操刀刻章，他也看得如癡

如醉，從此，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，他卻在家裏玩弄石頭，捉力嬉戲，甚得父親喜愛。家裏大量的藏書，也成了他童年歲月的夥伴，凡間關於篆印的書，他一一翻遍，家中的書給他看完了，便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。當時這類書，都是點石影印出版，價值甚廉，而古代的圖書、印譜，甚為難得，但不讀就難以提高，於是他便向戚友借閱，博覽群書。之後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、篆刻的要領，什麼沖刀、切刀之法，什麼陰陽、布白，小小的年紀，便已操刀如筆，8歲便開始了篆刻的生涯，深得父執輩的讚賞。

鄧爾雅傾佩並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，自稱是黃士陵的“私淑弟子”，作品頗有師傅斬釘截鐵之風、方勁古拙之妙，但不為所囿，能入能出，不斷變化發展，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，印名遠被南北，遐邇海外，1910年已名列《廣印人傳》。

鄧爾雅早在1911年就在《時事畫報》上刊登潤例，開始了他鬻字、鬻印的生涯。他一生刻過的印雖無法準確統計，但當數以萬計。

他還培養了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，如余仲嘉、劉玉林、莫鐵。他的外甥容庚、容肇祖、容肇新，以及侄子鄧祖傑于藝林中亦有印名。而最有趣者，是在他的影響下，一家子也與篆刻結下不解之緣。長子鄧橘，幼聰穎嗜學，隨侍父親筆硯之餘，亦操刀習印，並隨父親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。其印除得家法外，又參漢金意趣，疏密變化，至堪玩味，甚得父執青睞，惜早夭折。次子祖永、三男祖潤、三女鄧複、五女鄧悅，皆能治印。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數鄧橘，因而得列名于印人傳中。

鄧爾雅的繼室葉奕，雖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在鄧氏的引導下，也不時操刀治印，先是由鄧氏把印文寫在石上，命葉氏摹刻，久之葉氏熟能生巧，從摹寫、布白、操刀，也便揮灑自如了。今日鄧爾雅的外孫及外曾孫，其中也有篆刻之好，當然他們只是業餘的“票友”，已無繼承祖業之意，更無以此謀生之想，只是藉以陶冶性情。

從鄧雲霄算起，篆刻之藝相傳十五代，家風不失，確也難能可貴。